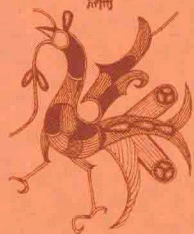


乾嘉名家別集叢刊

張寅彭 ● 主編



楊緒容 靳建明 點校

楊芳燦集

人民文學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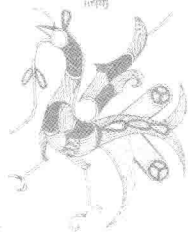


人民文學出版社



乾嘉名家別集叢刊

張寅彭 ● 主編



楊緒容 靳建明 點校

楊芳燦集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楊芳燦集/楊緒容,靳建明點校.—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

(乾嘉名家別集叢刊)

ISBN 978-7-02-010166-5

I. ①楊… II. ①楊…②靳… III. ①古典詩歌—詩集—中國—清代②古典散文—散文集—中國—清代 IV. ①I214.9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3)第 280606 號

責任編輯 周絢隆

裝幀設計 柳 泉

責任印製 李 博

出版發行 人民文學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內大街 166 號

郵政編碼 100705

網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天來印務有限公司

經 銷 全國新華書店等

字 數 609 千字

開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張 24.375 插頁 2

印 數 1—3000

版 次 2014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978-7-02-010166-5

定 價 90.00 圓

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本社圖書銷售中心調換。電話:01065233595

乾嘉名家別集叢刊總序

張寅彭

歷史概而言之，就是由時間貫穿起來的人和事件。文學則是用凝聚和刻畫的特有方式來呈現歷史的一種形式。而對於歷史也好文學也好，感受和認識反過來又需要時間。例如唐代文學的價值，就是在當代人和宋明以後人持續的感受中被認識的；宋代文學的特徵，也是在當代及明清以後人的贊成與反對中逐漸被廓清的。明清文學的被認知歷程自然應該也是如此。惟距今時間尚不遠（尤其是清代文學），故對其面貌和性質的認識，目前仍還處在探究的過程之中，尚未達成如同唐宋文學那樣的共識程度。當然，如從根本上來說，對於文學和歷史的體認，又總是不可能窮盡的，永無停止的那一刻。

此次編纂『乾嘉名家別集叢刊』，就是嘗試認識清代文學特徵的一次新的努力。

清代文學由於距今較近，較多地受到諸如晚清以來所謂『新學』的影響^(一)，以及西式生活方式流行等現實因素的干擾，一直並非正常地處於主流研究及普遍閱讀的邊緣。在諸種體例中，小說、戲曲等或以俗文學之故，尚能稍受優待，詩、文等正統樣式則最為新派人士所排擊，如『桐城派』、『同光體』

(二) 民國以來學者多視清代學術為高峰，文學為小丘。其論最典型和影響最大者，莫如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其有云：『清代學術在中國學術史上價值極大，清代文藝美術在中國文藝史美術史上價值極微，此吾所敢昌言也。』

等文、詩派別，多被置於負面的地位，誤會至今未能盡去。直至近三十年，對於清代詩文的正面研究，方才漸次開展。

如再就詩、文之體進一步細究之，則清初和晚清兩個時期之作，以能反映家國變故、社會動盪的緣故，其遇又稍優；惟中葉乾隆、嘉慶兩朝，或又以『國家幸』之故，作為文學時期反而最受漠視，詩、文作家能被新派文學觀詮釋的，可謂寥若晨星。故今欲研究有清一代之詩文，宜其從世人相對較為陌生的乾嘉時期入手乎？

乾隆朝歷六十年，嘉慶朝歷二十五年，前後凡八十五年，約占全部清代歷史的三分之一。這是中國傳統社會的最後一個盛世。此後歐西文明長驅直入，中華文明遂不復純粹矣〔二〕。作為文學創作的外在生成環境，這一『傳統盛世殿軍』的特殊性質，使得乾嘉時期文學最後一次從內容趣味到技法形式仍然整體地保持着傳統樣色，其內在所有的發展變化，都仍屬固有範疇內部之事。而在這一點上，詩、文以其正統性，較之其他體例顯示得尤為典型。這個最大的時代社會性質最終投射予文學的影響，不論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無疑都是最值得關注的。它使乾嘉詩文而不是此後的道咸同光文學，平添上文學史最近一塊『化石』的意義。

另一個方面，與此義形同悖論的是：事實上國家的幸與不幸，對文學的好壞又並不具有決定的意義。文學寫作是個人之事，文學作品的價值最終取決於作者個人。詩人的至情至性，無論『幸』與

〔二〕此用余英時之說。見其《試論中國文化的重建問題》等文。

『不幸』，才更關乎作品的成敗。而國家的盛衰與否，反而是退居其次的因素。在現實層面上，國家幸，詩人也可以不幸；而詩人又可能將現實的『不幸』，轉換超越為文學的『幸』，這才是永恆的。這也才可以解釋堪稱中國文學最上品之一的《紅樓夢》何以產生於此一盛世時期的事實。本時期袁枚、汪中、黃景仁等詩家文家的現象，莫不如是。縱覽全清一代詩史，前期的錢謙益、吳偉業、王士禛，以及後期的龔自珍、鄭珍、陳三立，也莫不如是^(二)。

這一個末期盛世的詩、文作品數量和作者數量，如以迄今容量仍為最大且最具一代整體之觀的詩文總集《晚晴簃詩匯》和《清文匯》為據，作者即已達一千七百餘家之多，詩七千六百餘首，文近二千篇^(三)，比例占到四分之一以上。而實際的總數目，按照柯愈春《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的著錄，乾隆朝詩文家達四千二百餘人，詩文集近五千種；嘉慶朝詩文家一千三百八十餘人，詩文集近一千五百種。這是目前最為確切的統計了^(四)。這個龐大的數量表明其時詩文寫作風氣

(二) 蔣寅曾提出一個清代最傑出詩人的十人名單：錢謙益、吳偉業、施閏章、屈大均、王士禛、袁枚、趙翼、黃景仁、黎簡、龔自珍（見其《清代文學的特徵、分期及歷史地位》一文，載其《清代文學論稿》）。余則稍有不同：前期牧齋、梅村、漁洋外，中期隨園、簫石齋、兩當軒、晚期定庵、巢經巢、末期散原、海藏，亦為十人。說詳另文。

(三) 徐世昌輯《晚晴簃詩匯》約從卷七十至卷一一二為乾隆時期，錄詩人一千二百餘家，卷一一三至卷一二九為嘉慶時期，錄詩人五百五十餘家。此據正文統計，原目人數標示有誤。又沈粹芬等輯《清文匯》，乙集七十卷錄乾嘉兩朝作者四百八十餘家，文一千九百六十餘篇，今以作者詩、文往往兼善，故不重複統計。

(四) 參見柯愈春《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二〇〇一年北京古籍出版社）。

的普及，應該是不在話下的〔二〕。

普及之餘方有精彩多樣可期。此時論詩有『格調』、『性靈』、『肌理』諸說並起，論文有桐城派創為『義理、考據、辭章』之說，駢文亦重起文、筆之爭，一時蔚為大觀。更有一奇文《乾嘉詩壇點將錄》，將並世近一百五十位詩人月旦論次，分別短長重輕，結為一體，雖語似遊戲，然差可抵作一部當代詩的史綱。此文今署舒位作，實乃其與陳文述等多人討論之作也〔三〕。凡此皆屬未及染上道光以後新習之見識，宜成為現代閱讀及研究的基礎。

本叢書第一輯所選各家，驗之《點將錄》，如畢沅為『玉麒麟盧俊義』，錢載為『智多星吳用』，王昶為『入雲龍公孫勝』，法式善為『神機軍師朱武』，彭兆蓀為『金槍手徐寧』，楊芳燦為『撲天雕李應』，孫原湘為『病尉遲孫立』，王曇為『黑旋風李逵』，郭麐為『浪子燕青』，王文治為『病關索楊雄』，皆為天罡或地煞首座；惟王又曾未入榜，則又可見此文或亦不無疏失矣。

上述十餘位，加上此前已為今人整理者如袁枚（及時雨宋江）、蔣士銓（大刀手關勝）、趙翼（霹靂火秦明）等所謂『三大家』，以及黃景仁（行者武松）、洪亮吉（花和尚魯智深）、舒位（沒羽箭張清）、張問陶（青面獸楊志）等人，庶幾形成一規模，可為今日閱讀研究乾嘉詩文者提供一批基本的文獻。而為避免重複出版，袁枚等遂不再闖入，非未之及也。

〔二〕袁枚《隨園詩話》十六卷，錄詩人近二千家，對當年作詩普及的現象，更有直接的記載。

〔三〕詳見拙文《汪辟疆〈光宣詩壇點將錄〉與晚清民國舊體詩壇》。

整理標準則以點校為主。底本擇善而從，如彭兆蓀《小膜觴館集》取有注本等。無善本者則重編之，如畢沅有詩集無文集，其文則須重輯之；王文治亦無文集，今取其《快雨堂題跋》代之；王曇集別本甚夥，此次不僅諸本互勘，且考訂編年，斟酌補入，彙為一本；諸如此類。同一家之詩、文集，視其篇幅，或合刊，或分刊。各家並附以年譜、評論等資料，用便研讀者參看。其他校勘細則，依各集情形而定，分別弁於各集卷首。

乾嘉時期，詩文名家眾多，至於第二輯的繼續整理出版，則請俟來日。

作於上海大學清民詩文研究中心

前言

一

楊芳燦（一七五三——一八一六），字才叔，號蓉裳，常州金匱縣（今屬江蘇省無錫市）人，乾嘉時期著名文學家。他一生著述頗富，詩詞文兼善，尤工駢文，卓然為乾嘉之際一大家。有《芙蓉山館全集》傳世。

楊芳燦性早慧，四歲時就已讀完『四書』，且能背誦唐人古今體詩八百餘首，被鄉人驚為『神童』〔一〕。他十一歲時，開始從舅氏顧光斗（謬齋）學做近體及歌行，因作駢文《夜明蝦賦》而受到族祖楊德沖的贊賞。十八歲那年，他以詩文寄往蜀中，其叔父楊潮觀見之大喜，有『吾家千里』之譽。次年應鄉試，楊芳燦考得金匱縣第一名。同年，他與外兄顧立方一道成為袁枚受業弟子。乾隆四十三年（一七七八），二十六歲的楊芳燦應廷試，以拔貢入一等用為知縣，掣簽赴甘肅。他先攝西河、環縣事，在乾隆四十五年（一七八〇）正式擔任伏羌知縣。次年，回民田五起義，兵圍伏羌，城中守衛空虛。楊芳燦以一文弱書生，率鄉勇登陴堅守五晝夜，直到官軍前來才解了圍。乾隆五十二年（一七八七）他三十五

〔一〕參見楊芳燦手定、盧紹緒補訂《楊蓉裳先生年譜》，國家圖書館藏本。本段中引文均出自此書。

歲時，以軍功補靈州知州。嘉慶二年（一七九七），所屬同心城發生饑民暴動，楊芳燦聞知，即單車馳往撫平之。嘉慶三年，他陞為平涼府權知。次年，因其仲弟楊揆出任甘肅布政使，他遵例回避，遂改捐戶部員外郎，在廣東司行走。嘉慶六年（一八〇一）他四十九歲時，被舉為《會典》纂修官，兩年後升會典館總纂修官。嘉慶十一年，五十四歲的楊芳燦辭官歸家奔母喪。奉安母氏之後，因迫於家計，他先後出任衢杭、關中、錦江書院講席。嘉慶十六年（一八一二）他五十九歲時，在蜀參修《四川通志》。嘉慶二十年（一八一五）十二月，在《四川通志》大功甫成之際，楊芳燦病逝於時任安縣知縣的三弟英燦衙中，享年六十三歲。

楊芳燦出生於書香世家。其伯父楊潮觀，曾任四川邛州知州，是清中葉著名戲曲家，有《吟風閣雜劇》傳世。潮觀子、其從兄楊倫著有《九柏山房集》及《杜詩鏡銓》二十卷。楊芳燦昆弟三人皆文學士，時號一門之勝。他與二弟楊揆俱少年馳名詩壇，號稱『二楊』^{〔二〕}；成年後又俱以風雅之才而立汗馬之功，號稱『二難』^{〔三〕}。其季弟英燦才名稍遜，而所著《聽雨小樓詞》亦明媚可喜。其外兄顧立方，早年與蓉裳競秀，無錫人以『顏謝』擬之^{〔四〕}。受家學滋養，楊芳燦的子女皆工於詞。其子楊伯夔（承憲）曾刊有《過雲詞》及《續詞品》十二則，其女蕊淵著有《琴清閣詞》，被推為海內閨詞之冠。

〔二〕參見孫原湘《天真閣集》、陳廷焯《白雨齋詞話》、謝章铤《賭棋山莊詞話》等。

〔三〕謝章铤《賭棋山莊詞話》卷四，清光緒十年刻賭棋山莊全集本。

〔四〕法式善《梧門詩話》卷一，清稿本。

楊芳燦的交遊也值得關注。他與乾嘉名宿彭元瑞、袁枚、王昶、畢沅有師生之誼。他早年與同鄉洪稚存、顧立方、孫星衍齊名，袁枚乃以『毘陵星象聚文昌，洪顧孫楊各擅場』（《做元遺山論詩》）相誇耀。成年之後，他又先後與呂星垣、張問陶、陳文述、沈起鳳、吳錫麒、法式善、李鼎元、李滄雲、趙味辛、吳照、江藩等文壇名家訂交。楊芳燦在與修《會典》後，聲名益盛，至為京師盤敦之盟的『赤幟』（二），因『與名流唱和無虛日』而被震鈞譽為都中『俗官雅做』的典型（三）。總之，楊芳燦堪稱乾嘉文壇上一道亮麗的风景綫，是清中葉文學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作家。

一一

楊芳燦是乾嘉詩壇『才人之詩』的名家（一），代表了一種清新華艷的詩風。袁枚曾以『哀感頑艷』來評價其詩，畢沅、法式善、楊懋都曾以『驚才絕艷』來概括其詩風。在他的早年、中年和晚年詩作中，雖總不脫華艷的一貫風格，卻又各有較為分明的階段性特徵（四）。在他晚年手訂的《芙蓉山館詩鈔》中，前

（一）王昶《蒲褐山房詩話》卷三十五，清稿本。

（二）震鈞《天咫偶聞》卷十，清光緒廿棠精舍刻本。

（三）陳文述《頤道堂集》文鈔卷一《顧竹嶠詩敘》，清嘉慶十二年刻道光增修本。

（四）以楊芳燦西北為官為中年期，其前後分別為早年和晚年的做法，本於楊芳燦手定年譜。

三卷是他二十六歲赴甘肅前出版的《眞率齋初稿》中的精品，四至六卷主要是他在西北為官時期的精品，七八兩卷及補鈔一卷多是他與修《會典》及充當講席時的精品。這種編排也便於我們分期加以介紹。

楊芳燦『清新華艷』的詩歌風格，在其早年詩集《眞率齋初稿》中體現得最爲鮮明。這在很大程度上有賴於他對六朝至唐詩的模擬。其弟楊揆言『農部之詩，上規六代，下掩三唐』^(一)，甚爲中肯。例如，其《芙蓉山館詩鈔》第一首《採蓮曲》恰如六朝吳地民歌般清新流麗，其《七夕》綺錯華艷似『初唐四傑』，其《蓉湖曲》隨杜甫《麗人行》亦步亦趨，其《孟蘭盆歌》則彌漫着李賀般陰森的鬼氣。相較而言，楊芳燦對李商隱的模倣尤爲集中典型。他在嘉慶本《詩鈔》的《弁首》中標榜『玉溪我師』，已明示其詩學的主要淵源。在其《詩鈔》前三卷中，如《寓言六首》明顯模擬李商隱，《秋江泛月歌》也近於李商隱的《燕臺四首》。其《秋夜詞》之三曰：

冰肌新試麝蘭湯，杏子花紗貼體涼。一剪香風迷迭檻，半牀華月昔邪房。銀虬貯水丁丁咽，鐵馬敲更細細長。行過芳塘遮鳳燭，恐教驚起睡鴛鴦。

該詩浮美華艷酷似李商隱的《無題》。總的說來，楊芳燦早年的模倣對象大都偏重於華艷的一脈。他正是在廣泛吸收各家營養的基礎上，綻放出纖穠艷麗的花朵。但模倣痕跡過濃也限制了楊芳燦早年詩歌的成就，使之個性不夠突出。

楊芳燦赴甘肅為官以後，其詩風陡然一變，雄闊排奐的作品多了起來。在其《詩鈔》的四至六卷

(一) 楊揆《質谷詩文鈔》卷五《碧城仙館詩序》，清道光刻本。農部，即楊芳燦。

中，佔據大多數的寫景、抒情、序志之什，均因江山之助而變得筆力雄健。在他的筆下，無論是『寒威凌百草，霜氣激清鐘』（卷四《宿高家堡》）的嚴霜、『一片玻璃魂，泯漾生鏡菱』（卷五《黃河冰橋》）的寒冰，還是『朔方形勝在指顧，山為壁壘河為壕』（卷五《九日橫城登高放歌》）的山水、『鋒稜十二翻，落落削長雲』（卷四《詠鷹效李昌谷詠馬詩體六首》）的飛鷹，無不帶着一種雄壯激越之氣。邊防戰事的歷練更陶冶了楊芳燦的英雄俠氣。在一些詩歌中，他儼然以誓死報國的戰士自居，『須信黃壚三尺土，從來埋骨不埋名。不然寂寞歸邱隴，七貴三公何足重？』（卷四《北邙山》）甚至說出了『四七當龍鬬，羣材奮草中。經生習弓劍，文吏有英雄』（卷四《隗囂宮懷古》）這樣豪氣干霄的話。號稱『可參史乘』（二）的《伏羌紀事詩一百韻》，就記錄了他親自領導的一場戰役，寫得沉鬱頓挫，大類杜詩。與此同時，楊芳燦的中年詩在造景押韻上也趨於詰屈密栗。如其敍太華山有云：『排空一石起，傑特非鹵莽。金精自凝結，元氣孰陶旒。三峯類削成，直上無寸枉。偉哉造化工，奇觀世無兩。』（卷五《華陰廟望嶽》）吳鎮在該詩后評曰：『兀傲似昌黎，擬以皮、陸長篇，覺此猶雄駿也。』（三）隨着這種抒寫個人閱歷與情懷的詩篇大量增加，楊芳燦中年詩作的模擬色彩有所淡化，個性化逐步增強。

楊芳燦四十六歲那年回到京師，任職於戶部。當他人一回到京城，似乎也完成了身份文化上的回歸。他從風塵俗吏變為朝廷官員，特別後來做史館編修，雖無翰林之尊，亦足享士林清譽。儘管有時

（一）吳鎮主編《芙蓉山館詩鈔》之《伏羌紀事詩一百韻》評語。

（二）吳鎮主編《芙蓉山館詩鈔》之《華陰廟望嶽》評語。

『詩成尚覺邊聲多』(卷八《蕭百堂五十生辰以賀蘭石硯爲壽繫之以詩》)，但更多的是一些唱和與即興之作，所反映的生活或心境都較爲平和。雖然其晚年詩在題材及內容上並無多大特色，但在藝術上卻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他一面沿續了早年的清新華艷，一面融合了中年的雄健峭拔，發展出一種清新瘦硬的風格。試看他形容女子嬌弱：『嬌如新月眞宜拜，瘦到秋花轉耐看』(卷七《題梁溪女史吳瑤環仕女小幀》)；回憶少時秦淮春景：『風扉樹綠圍鴉柏，露井花紅綻鴨桃』(卷七《爲吳蘭雪題秦淮春泛橫卷兼憶舊遊》)；渲染老來孤寂：『虛堂說劍邀奇士，小像焚香拜美人』(卷八《撥悶四首東二三知己和之》之四)。諸如此類的詩句，在清新中略帶瘦硬，在平淡中頗覺蒼老，甚爲膾炙人口。這說明楊芳燦的晚年詩作已完全從模擬中解放出來，達到無所依傍而自立一家的境界。

總體而言，楊芳燦長篇歌行的成就和影響要大於他的近體詩。其《董小宛貼梅扇子歌》和《鳳齡曲》尤爲人艷稱。前首敘董小宛的貼梅紈扇：『九華宮扇裁紈綺，錯翠鉤紅世無比』，『活色生香點綴工，折枝梅萼影重重』，『奪得僊人掃花帚，收拾冰姿出塵垢』。形容極爲富艷，堪爲楊芳燦的代表作。後首敘袁枚家的丫頭鳳齡，生得『碧玉嬌癡』。袁枚本爲愛惜她，將她嫁與隋氏，孰料她爲大妻所虐，雖經而亡。袁枚祭哭以詩，一時和者甚多，而楊芳燦的《鳳齡曲》最爲人激賞。從杜韓開始，尤其宋代以後，長篇歌行即不再以流美爲主流，連音韻亦尚拗險。因此，清代中葉楊芳燦的歌行就很值得注意。王豫譽之爲『吳梅村後一人』(二)，符葆森說『蓉裳戶部七古詩，如梅村之學長慶體，哀感頑艷，惻惻動

〔二〕王豫《羣雅集》卷十九，清嘉慶刻本。

人」^(一)，皆不愧為其知音之賞。王培荀在《聽雨樓隨筆》中評論楊芳燦「雖為袁簡齋及門，詩實不相襲也」，這話單言楊芳燦近體詩尚可，但用來評價其歌行則不甚貼切。其時袁枚正以『性靈說』相號召，強調詩要抒寫真情（特別是男女之情），要追求靈機之趣，具有清新流暢的美感。這些特點在楊芳燦的歌行中均有比較深刻的體現，說明袁枚對楊芳燦詩風確有重要影響。

楊芳燦在乾嘉詞壇也具有一定的地位和影響。在他乾隆四十四年所刻《眞率齋初稿》中含詞二卷，嘉慶六年所刻《芙蓉山館詩稿詞稿》中含詞四卷，後被嘉慶本和光緒本精選為二卷。他另有單行本《芙蓉山館移箏詞》（含《拘蓮詞》），後收入嘉慶本和光緒本的《詞附鈔》一卷。楊芳燦僅以餘力為詞，不以詞人自居，和當時的詞人也沒有多少唱和往來。儘管楊芳燦詞的數量和質量皆遜於詩，但這並不能掩蓋其文學價值。王昶曾言及他『填詞亦清妍婉麗，兼有夢隍、竹山之妙』，^(二)堪稱定評。

楊芳燦詞的藝術風格大體和詩相埒，而寫景抒情則更為細膩、具體。如《少年游·懷儲玉琴》刻畫一位敏感多愁的抒情主人公，『鬢影恰同花影瘦，淚絲持比雨絲多』（《詞鈔》卷一《雙調望江南》之二），體貼入微，用意精妙。本意敍自己思念故人，卻轉而夢想對方來訪，『想籬豆花邊，涼蟬聲裏，依約認前路』（《詞鈔》卷一《摸魚兒》），讀來親切感人。又敍吃枇杷時，忽然『記端正窺人，當風郭袖，花底小門罅』（《詞鈔》卷二《邁陂塘·枇杷》）的往事，雖是化用周邦彥詞，亦自有風致。他的《拘蓮詞》和《移箏

(一) 符葆森《寄心齋詩話》，見於《國朝正雅集》卷三十二，清咸豐七年刻本。

(二) 王昶《蒲褐山房詩話》卷三十五，清稿本。

詞》各集溫庭筠、李商隱的詩句為詞，雖不免遊戲的味道，但其創作形式十分新穎別致，亦且揭示出他本人的詩學門徑。陳文述曾轉述楊芳燦論詞之言曰：『人知詩品宜高，不知詞更宜高；人知詩品宜潔，不知詞更宜潔。北宋不若南宋，周秦不及姜張，此中消息微茫，非會心人未易領取。』〔二〕這說明他對詞的創作下過不少功夫，確有獨到的體會。

三

楊芳燦駢文的成就和影響不亞於其詩。光緒本《芙蓉山館全集》含文鈔八卷，收有駢文一百六十七篇，賦、記、書、啟、序跋、碑銘、表誄、傳贊各體俱備。總篇幅亦大大超過其詩詞。乾嘉之際，在樸學思潮的影響下，駢文名家輩出，佳作如林，時號『復興』。楊芳燦即是其中比較重要的一位。王昶譽其『駢體之工，幾於上掩溫邢，下儕盧駱』〔三〕，吳鎮讚他『既兼徐庾之長，復運韓蘇之氣』〔四〕，甚至有人認為其聲名堪與乾嘉時期的『駢文八大家』相埒〔五〕。乾嘉駢文具有強烈的復古傾向，主要視雅潔淵深的

〔一〕 陳文述《頤道堂集》文鈔卷八《葛蓬山蕉夢詞敘》，嘉慶十二年刻道光增修本。

〔二〕 王昶《湖海詩傳·蒲褐山房詩話》卷三十五，清稿本。

〔三〕 吳鎮編《芙蓉山館文鈔》卷首序，乾隆辛亥年本。

〔四〕 全椒吳鼐嘗輯錄邵齊燾、洪亮吉、吳錫麒及劉星煒、袁枚、孫星衍、孔廣森、曾燠之文為《八家四六》。又云此『八家』外，有金匱楊芳燦，與弟揆並負時名。參見《清史稿》列傳二百七十二《吳錫麒傳》，中華書局一九七七年版。

六朝及初唐駢文為正宗，尤以任沈徐庾和初唐四傑為主要取法對象。楊芳燦自不例外。他自敘『作文喜任沈徐庾』^{〔一〕}，王昶也認為他為文『尤以徐孝穆、王子安為宗』^{〔二〕}，袁枚還把善『學六朝之文』的楊芳燦與善『學八家之文』的顧立方許為『門下雙絕』^{〔三〕}。

詞藻典麗而音韻流轉，是楊芳燦駢文的主要藝術特色。他曾經自評其駢文曰：『吾之為儷體文，色不欲其炫，音不欲其諧，以閎采而得古錦之觀，以閎響而得孤絃之韻。是則吾之所取於玉溪生也。』^{〔四〕}這話可以看作楊芳燦駢文創作的理論總綱。他要求色麗音諧而不過度，更要有『古錦之觀』、『孤絃之韻』一般的典雅。《散花集序》被公認為他的代表作，中云：

更或蒿墳鬼唱，元夜魂歸，空林狐語，紅飄鬼客之花；幽壙螢飛，青閃神燈之影。亭亭障雨，荷葉蓋頭；裊裊隨風，柳絲入夢。六如亭下，美人之集句偏工；文孝坊前，倡女之聯吟並妙。鳳兒傳語，抱來紫玉之烟；燕子銜春，唱徹黃梅之雨。靈根不斷，情種難忘，惻愴如何，淒涼若此！（《文鈔》卷四）

這裡通過諸如『紅』、『青』、『紫』、『黃』等色彩豔麗的辭藻，將《散花集》中的女性詩歌特徵表現得淋漓

〔一〕楊芳燦手定、盧紹緒補訂《楊蓉裳先生年譜》，國家圖書館藏本。

〔二〕洪亮吉《更生齋集》文甲集卷一《呂廣文星垣文鈔序》，清光緒授經堂刻洪北江全集本。

〔三〕參見《楊蓉裳先生年譜》。

〔四〕參見陳用光《太乙舟文集》卷六《方彥聞麗體文序》，清道光二十三年孝友堂刻本。